

T5238.07/7671(1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鍾文卷之十二

前東唐 隆緯真氏摘取

西吳芳元儀止生氏品次

宋玉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  
其土獨有雲氣峰兮直上忽若改容淑風之開變  
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  
也士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  
寢發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



鉅文卷之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甬東屠 隆緯真氏摘取

西吳茅元儀止生氏品次

宋玉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  
其上獨有雲氣崑崙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  
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  
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  
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



金文卷之十一  
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  
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  
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  
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暉兮  
若松櫛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  
思忽兮改容偁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凄  
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  
游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  
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

怪竒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  
無疇兮道互折而層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阨  
之穡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漚洶洶  
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蒼湛  
湛而不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薄  
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却會崒中怒而恃高兮若  
浮海而望碣石礫礫而相摩兮嶮震天之礚礚  
巨石溺溺之澆澆兮沫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



紆兮洪波滢滢之溶溶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  
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  
兕失氣恐喙鵬鶚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  
妄挈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鼉鼉鱣鮪交積縱  
橫振鱗奮翼蛟蛟蜿蜿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  
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  
盛葩葉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  
閭藹東西施翼猗猗豐沛綠葉紫裹朱莖白蒂纖  
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

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  
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  
嶺岨振陳磴磴磐石險峻傾崎崖隤巖嶇參差縱  
橫相追陬互橫悟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  
狀似砥柱在巫山山下仰視山巔蕭何芊芊炫燿虹  
蜺俯視峭嶸窅窅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  
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  
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爲勇  
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縱縱莘莘若生於鬼若生於



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  
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芷蕙江  
薤載菁菁荃射干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天天  
越香掩掩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睢鸕  
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  
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  
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一  
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  
飾合諧絃大弦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

調謳令人怵悞憐悽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  
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杲杲不傾  
涉泮泮馳苹苹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弭節奄  
忽蹄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  
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雲旒蜺爲旌翠  
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方  
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  
益壽千萬歲



宋玉神女賦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  
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  
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  
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日色髣髴乍若有  
記見一婦人狀甚竒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  
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  
何如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  
寃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讚其



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  
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燁兮如花温乎  
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  
盛飾也則羅紈綺績盛文章極服妙綵照萬方振  
繡衣被袿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  
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媚被服悅薄裝沐蘭澤  
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  
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  
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

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  
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旣妖遠之有望骨法多竒應  
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尙私心獨悅樂之無量  
交希恩踈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玉覽其狀其狀峩  
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温潤之玉顏眸  
子炯其精明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戒揚兮  
朱脣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  
旣婉孌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  
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



金文卷之十二  
六  
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  
袵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情慙兮性沈詳而  
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  
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塞余情而請御兮願盡心  
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  
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飢  
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鬼煢煢以無端含然  
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頽薄怒以自持兮曾  
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歛容顏

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  
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日畧微眄精彩相授  
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  
訖辭不及究願假湏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倒  
失據闇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  
悵垂涕求之至曙



司馬遷司馬相如列傳

元儀記此傳品之宏放奇古俱合不知緯  
真何故次于綺麗便似以腴失髓且與諸  
文不似作者詳之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  
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蔦相如  
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貨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  
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  
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



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  
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  
賦會梁孝王宰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  
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  
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  
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  
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  
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  
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

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  
得已疆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  
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  
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  
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  
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  
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  
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  
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



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  
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  
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  
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  
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耻之爲杜門不出  
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  
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  
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  
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

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  
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  
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  
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  
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  
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  
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  
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  
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



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網彌山揜兔麟鹿射麋腳麟鴛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

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澗鬱隆崇嶽嶽嶽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







獲若兩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翱翔  
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  
訕受詘殫睹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  
揄紵綺羅雜織羅坐霧縠裝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  
谿谷紛紛緋緋揚旒卹削蜚襪坐髻扶輿倚靡踰  
呶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繆繞  
玉綏縹乎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  
蕙圃嬰姍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鷓鴣微矰出織  
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鷓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

於清池浮文鷁揚桂柂張翠帷建羽蓋罔瑋瑁鉤  
紫貝縱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唱水蟲駭波鴻  
沸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  
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  
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  
陽雲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  
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將割輪焮自  
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默然無以應  
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



來况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  
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  
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  
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  
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  
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  
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  
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  
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遊孟諸

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殊田乎青丘傍隍  
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蕪芥若  
乃倣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支物  
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然在諸侯  
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  
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爲無以應哉無是公听然而  
笑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  
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  
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



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漘出入涇渭鄠郛潦滴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驚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

決莽之野汨乎渾流順阿而下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滂潰潏潏涖汨偪側泌節橫流逆折轉騰澈冽澎湃沆漑穹隆雲撓蛟澶膠戾踰波趨浥莅莅下瀨批巖衝壅犇揚滯沛臨坻注壑澆灑霄墜湛湛隱隱砰磅訇礚滴滴涸涸淞淞鼎沸馳波跳沫汨潏漂疾悠遠長懷寂寥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灑漾潢漾安翔徐徊翫乎漤漤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鮪鱮漸離觸鱗鯪魴禺禺鱣魴捷鰭擢尾振鱗奮翼潛處乎



深巖魚鼈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率璣江靡蜀  
 石黃硬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皓盱叢積乎其  
 中鴻鵠鷓鴣駟駝鸚鵡駁駟駟目煩鶩鷓鷓鷓鷓鷓  
 鷓鷓羣浮乎其上升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

掩薄草者  
 啞喋菁藻

深林鉅木蘄巖參差九巖截薛南山峩峩巖陀巖  
 錡摧峩屈崎振谿通谷蹇產溝瀆谿呀谿問自陵  
 別鳴歲嵬哀塊丘墟屈屈隱轉鬱鬱登降施靡陂  
 池裨豸沈溶淫鬻散渙夷陸亭臯千里靡不被築

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糝以藤蕪雜以留夷布結縷  
 攢炭莎揭車衡蘭橐本射干芷薑蘘荷葳橙若蓀  
 鮮枝黃礫蔣芋青蘋布濩閎澤延蔓太原麗靡廣  
 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斐斐衆香發越旂纓  
 布寫睽睽苾勃於是乎周覽泛觀續盼軋沕苾苾  
 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其  
 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獮旄猱羴沈牛塵  
 麋赤首圍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  
 氷揭河獸則麒麟角觴駟駟駟蚤蚤驪駟駟駟駟駟



金文卷之十一  
驢驟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  
曲閣華棖壁璫輦道纏屬步欄周流長途中宿夷  
巖築堂壘臺增成巖窅洞房俛杳眇而無見仰攀  
椽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抱於楯軒青蚪蚴  
蟉於東箱象輿婉蟬於西清靈囿燕於閒觀偃佺  
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槃  
石振崖欽巖倚傾差峩磔磔刻削崢嶸玫瑰碧琳  
珊瑚叢生瑇玉旁唐璜編文鱗赤瑕駁犖雜重其  
間垂綏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

檟枇杷檠柿檉榛厚朴椶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  
鬱棣榕椽荔枝羅乎後宮列乎北園馳丘陵下平  
原楊翠葉杞紫莖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  
鉅野沙棠櫟楛萃汜櫛櫛留落胥餘仁頻并閭櫬  
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干仍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  
葭茂橫立叢倚連卷累危崔錯發翫阮衡闌矻垂  
條扶於落英幡纏紛容蕭蔘旖旎從風瀏莅蟲吸  
蓋象金石之聲音管籥之音柴池芘虎旋環後宮雜  
逌累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



於是玄猿素雌雌獲飛鷗蛭蝟蠅蠕胡毅蛇棲  
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天矯枝格偃蹇杪  
顛於是乎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稀間牢落陸  
離爛曼遠遷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  
館客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  
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蚪拖蜺旌靡雲旗前  
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駮乘扈從橫行出乎  
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爲陸泰山爲櫓車  
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

綠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  
羊蒙鶡蘇斑白虎被幽文跨野馬陵三變之危下  
積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弄解豸格  
瓊蛤鋌猛氏胃驤裹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  
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  
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淫促  
節儵夏遠去流離輕禽蹇厲狡獸躡白鹿捷狡兔  
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繁弱滿白羽射  
游梟標蜚遽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仆



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飈乘虛無與神俱  
蘭玄鶴亂昆雞適孔鸞促駿驥拂鷺鳥捎鳳皇捷  
鷲雛掩焦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  
集乎北紘率乎直指闇乎反鄉履石闕歷封巒過  
雉鵠望露寒下棠梨息官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  
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畧鈞獵者之所得  
獲觀徒車之所躡轆步騎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  
蹠與其窮極倦沓驚憚冒伏不被劊刃而死者陀  
陀籍籍填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遊戲懈怠置

乎昊天之臺張樂乎軫輅之宇撞千石之鐘立  
萬石之虞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  
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  
川谷爲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顛歌族  
舉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鏗磬洞心駭耳荆吳鄭衛  
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  
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侶所以娛耳目而樂心  
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  
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嫵都靚粧刻飭便嬛綽約



金文卷之十一  
柔橈嬛嬛娥媚娉嬭世獨繭之綸袍眇閭易以戍  
削嫵姣微循與世殊服芬香溫鬱酷烈淑郁皓齒  
粲爛宜笑的樂長眉連娟微睇絲藐色授魂與心  
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亾  
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  
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  
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  
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爲農郊以贍萌隸墮牆  
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

而勿侈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  
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爲  
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  
玉鸞游乎六藝之圃驚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  
林射狸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揜羣雅  
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翺翔于書圃述易道  
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  
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  
化卉然與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



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

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徼中發巴蜀吏卒十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



滕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  
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熨之  
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  
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  
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徃賓之發  
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  
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  
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  
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

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  
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  
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  
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  
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  
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  
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  
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  
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



鍾文卷之十二  
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耻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  
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  
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  
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  
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  
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  
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  
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  
知陛下之意唯母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道夜

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  
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  
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  
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  
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  
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  
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  
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  
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



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犂犂河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

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駢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



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  
邛笮西熨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  
者不以德來疆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  
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  
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  
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  
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  
爲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  
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

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  
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  
移徙倚嘔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䟽  
河漉沈贍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  
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肢膚不  
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  
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躡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  
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  
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



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濶衍溢懷生之物有  
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  
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  
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  
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  
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係  
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  
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

枯旱之望雨盍夫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惡能已  
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  
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閔  
沫若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  
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䟽逖不閉阻深閭  
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  
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  
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  
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



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  
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  
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  
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  
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  
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  
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敝屣徒因遷延而辭避其  
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  
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

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  
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  
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  
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  
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  
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  
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較人不暇施巧雖有烏  
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  
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



金文卷之十一  
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

也其辭曰登陂池之長阪兮坐入曾宮之巖峩臨曲江之隍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涇涇兮通谷豁兮豁瀾汨減喻習以永逝兮注平臯之廣衍觀衆樹之塢蔓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亾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脩兮魂無歸而不食豈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侏精罔闐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爲孝文園令天



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  
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  
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  
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  
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  
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垂絳幡之素蜺兮  
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  
垂旬始以爲陟兮捭彗星而爲髻掉指橋以偃蹇  
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攬槍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

綢紅杳渺以眩潒兮焱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  
之蠖略透麗兮驂赤螭青蚪之蚶蜆蜿蜓低印天  
矯据以驕驚兮詘折隆窮蠖以連卷沛艾赴蝮化  
以佺儼兮放散畔岸驤以辱顏踉蹌輶容以委  
麗兮綢繆偃蹇怵奠以梁倚糾蓼叫臬蹋以艘路  
兮蔑蒙踊躍騰而狂趨莅颯卉翕燦至電過兮煥  
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  
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  
徵靈罔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使三帝先導



金文卷之十一  
三九  
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在含靈兮前陸離  
而後滴湟斷征北僑而役羨門兮屬歧伯使尚方  
祝融驚而蹕御兮清霧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  
兮絳雲蓋而樹華旗使勾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  
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  
差錯兮雜還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蕤其相紛挐兮  
滂漚泱輒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  
流爛壇以陸離徑入靈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  
谷之崩壘鬼磈褊覽八紘而觀四荒兮竭渡九江

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  
流沙奄息總極汜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  
夷時若蔓蔓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  
西望崑崙之軋沕恍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閭闔  
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閬風而搖集兮  
充烏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  
睹西王母矐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  
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  
以喜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



殮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噉瓊華媿侵濤而高縱兮  
紛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  
馳游道而脩降兮驚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  
兮舒節出乎比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  
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  
見兮聽愴恍而無聞乘虛而無上假兮超無友而  
獨存相如旣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  
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旣病免客居茂陵天  
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

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  
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卽空  
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  
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  
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  
撰列辟以迄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  
歲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謚  
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  
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



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  
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邠  
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  
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  
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  
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繩祿而崇冠  
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光絕迹可考  
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

漢之德逢涌原泉洶涌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  
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  
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濶沫沫首惡湮沒闇昧  
照哲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駟虞之珍群徵  
麋鹿之怪獸巢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共抵之獸  
獲周餘珍收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  
囿賓於間館竒物譎詭倣僮窮變欽哉符瑞臻茲  
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抗休之以燎  
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山不亦忽乎進讓之道



其何爽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  
不悖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  
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  
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上帝垂恩儲祉將  
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驪缺王道  
之儀群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珍符固不可辭  
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  
而榮咸濟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  
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故聖

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  
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  
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  
之而後因雜虜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  
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按飭厥文作  
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也摠之無窮俾萬世得激  
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  
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  
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邊思



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  
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  
厥壤可游滋液滌澆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  
蓄非唯雨之天潤澤之非唯濡之祀專護之萬物  
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  
不邁哉般般之歡樂我君困白質黑章其儀可嘉  
收收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  
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  
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社三

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  
熿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  
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  
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德  
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  
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司  
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  
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  
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



鍾文卷之十二  
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  
王公大人而德遠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德失其流  
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  
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  
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聘鄭衛之聲曲  
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曹植洛神賦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  
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  
其詞曰余從京城言歸東藩背伊瀾越轅轅經通  
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廼稅駕乎蘅皋  
秣馱乎芝田容與乎揚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  
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於  
巖之畔乃援御者而造之曰爾有覲於彼者乎彼  
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



曰交妃然則君王之所見也無乃是乎其狀若何  
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  
榮曜秋菊華若春松鬢鬢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  
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  
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肩  
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  
鈿華不御雲鬢戔戔脩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  
鮮明眸善睐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  
綽態媚於語言竒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璨

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  
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縠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  
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蹤體以遨以嬉左倚采  
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  
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  
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  
嗟佳人之信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瑋以和予兮  
指潛淵而為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  
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以靜志



兮申體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  
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  
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求慕兮聲  
哀厲而彌長爾乃象靈雜遘命儔嘯侶或戲清流  
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  
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揚輕  
桂之綺靡翳修袖以延貯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  
波微步羅韞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  
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

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於是屏翳收風川后  
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  
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  
夾轂水禽翔而爲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  
迴清陽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  
道殊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  
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  
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陽長寄心於  
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於是背下陵



高足往神留遺情想象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  
御輕舟而上泝浮長川而忘反思絲絲而增慕夜  
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  
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 王嘉燕昭王

王卽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  
一名提嫫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  
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饑昭王處以單綃  
華幄飲以瑤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  
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  
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颺乃使  
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  
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日集羽言



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  
蔓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香出  
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著朽木腐草莫不鬱茂  
以煙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噴地厚四五寸使二  
女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狐翔銜  
千莖穉穉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葉一歲  
百穫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穉麟文者錯雜寶以  
飾席也皆爲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  
舞考皆止昭王知其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

以寢讌遣侍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玄天之女  
託形作此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云遊於漢  
江或伊洛之濱四年王居正寢召其臣甘需曰寡  
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  
臣遊昆臺之山見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貌如水  
雪形如處子血清骨勁膚實腸輕乃歷蓬瀛而超  
碧海經涉升降遊徃無窮此爲上仙之人也蓋能  
去滯慾而離嗜愛洗神滅念常遊於太極之門今  
大王以妖惑日美味爽口列女成羣迷心動慮



所愛之容恐不及玉纖腰皓齒患不如神而欲卻  
老雲遊何異操圭爵以量滄海執毫釐而迴日月  
其可得乎昭乃撒色減味居乎正寢賜其需羽衣  
一襲表其墟爲明真里也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  
申壽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  
三十歲荷錫持餅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術  
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二尺乃諸天神  
仙巧麗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  
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羅噴水爲霧霧暗數里

間俄而復吹爲疾風霧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圖漸  
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時  
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卽以一手  
揮之卽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  
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胸上而聞懷袖  
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見羽蓋螭鵠相隨從口  
中而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爲老  
叟或爲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  
之更生如向之形呪術術惑神怪無窮八年盧扶



金文卷之十二  
四十一  
國來朝渡河萬國方至云其國中山川無惡禽獸  
水不揚波風不折木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爲衣是  
爲卉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相敬  
如至親之禮死葬於野外以香水靈草瘞掩其尸  
閭里助送號泣之音動於林谷河源爲之流至春  
木爲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於口至死者骨爲塵  
埃然後乃食昔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爲無老  
純孝之國九年昭王思諸神異有谷將子學道之  
人也言於王曰西王母將來遊必語虛無之術不

踰一年王母果至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  
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  
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員丘之穴  
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爲  
珮此是神蛾火也蛾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  
此蛾合丹藥西王母與羣仙遊員丘之上聚神蛾  
以瓊筐盛之使王童負筐以遊四極來降燕庭出  
此蛾以示昭王王曰今乞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  
母弟與昭王坐握日之臺參雲上可捫日時有黑



金文卷之十二  
四二一  
烏白頭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  
黑如漆懸照於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此珠出  
陰泉之底陰泉在寒山之北員水之中言水波常  
圓轉而流也有里蚌飛翔來去於五岳之上昔黃  
常時霧成子遊寒山之嶺得黑蚌在高崖之上故  
知黑蚌能飛矣至燕昭王時有國獻於昭王王取  
瑤漳之水洗其沙泥乃嗟歎曰自懸日月以來見  
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遇此蚌千歲一生珠也珠漸  
輕細昭王常懷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曰

銷暑招涼之珠也



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  
鄉輟曉照車去魏連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旣闕  
悼泉途之已宮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  
風嗚呼哀哉天寵方隆王姬下姻肅雍揆景陟岵  
爰臻國軫喪淑之傷家凝霄庇之怨敢撰德於旂  
旒庶圖芳於鐘萬其辭曰

玄丘煙煨瑤臺降芬高唐滌雨巫山鬱雲誕發蘭  
儀光啓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



宸軒處麗絺綌出懋蘋繁脩詩賁道傳圖照言翼  
訓妣幄贊軌堯門綢繆史館容與經闈陳風緝藻  
臨豸分微游藝殫數撫律窮機躊躇冬愛怙悵秋  
暉展如之華實邦之媛敬懃顯揚肅恭崇憲奉榮  
維約承茲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祉慶  
藹迎祥皇胤璿式帝女金相聯跗齊穎接萼均芳  
以藩以牧燭代輝梁眡朔書氛觀臺告稜八頌屆  
和六祈輟滲衡總滅容暈翟毀衽掩綵瑤光收華  
紫禁嗚呼哀哉帷軒夕改駟輅晨遷離宮天遂別

殿雲懸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巾見餘軸匣有遺絃  
嗚呼哀哉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庭  
樹驚兮中帷響金缸暖兮玉座寒純孝擗其俱毀  
共氣摧其同樂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茫  
昧與善寂寥餘慶喪過于哀棘實滅性世覆冲華  
國虛淵令嗚呼哀哉題湊旣肅龜筮旣辰階撤兩  
奠庭引雙轎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慟皇情於容物  
崩列辟於上昊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  
闈嗚呼哀哉經建春而右轉循閭闔而逕渡旌委



鬱於飛飛龍透遲於步步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  
於松霧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  
晨輶解鳳曉蓋俄金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重扃闕  
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銷神躬於壤未散靈  
鬼於天濤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嗚  
呼哀哉

謝莊月賦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榭悄  
焉疚懷不怡中夜乃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  
蓋秋坂臨濬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  
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沈吟齊章殷  
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稱曰臣東  
鄙幽介長自丘樊昧道懵學孤奉明恩臣聞沈潛  
旣義高明旣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  
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



胸臆警闕臄鬼示冲順辰通燭從星澤風增萃台  
室揚彩軒宮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若夫  
氣霽地表雲歛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  
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降澄暉之  
藹藹列宿掩縟長河韜映柔祗雪凝圓靈水鏡連  
觀霜縞周除冰淨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  
弛清縣去燭房卽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乃涼夜  
自淒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羈孤遞進聆臯禽之夕  
聞聽朔管之秋引於是絃桐練響音容選和徘徊

房露惆悵陽阿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情紆軫其何  
託愬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  
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  
響未終餘景就畢蒲堂變容迴遑如失又稱歌曰  
月旣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  
微霜霑人衣陳王曰善乃命執事獻壽羞璧敬佩  
玉音復之無斃



伶玄趙飛燕外傳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  
協律舍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習樂聲亡章曲任  
爲繁手哀聲自號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焉江都王  
孫女姑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  
器不飽萬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妬且早有  
私病不近婦人主恐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  
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趙宜主幼聰  
悟家有彭祖方脈之書善行氣術長而纖便輕細



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  
辭輕緩可聽二人皆出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  
燕妹弟流轉至長安於時人稱趙主子或云曼之  
他子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里巷託附臨屢爲組  
文刺繡獻臨臨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臨常有女  
事宮省被病歸死飛燕或稱死者飛燕妹弟事陽  
阿主家爲舍直常竊倣歌舞積思精切聽至終日  
不得食待直貲服䟽苦財且顯事膏沐澡粉其費  
亡所愛共直者指爲愚人飛燕通隣羽林射鳥者

飛燕貧與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鳥者於舍旁飛燕  
露立閉息順氣體溫舒亡疹粟射鳥者異之以爲  
神仙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其姊妹樊嬖  
爲丞光司帟者故識飛燕與射鳥兒事爲之寒心  
及幸飛燕瞑日牢握涕交頤下戰栗不迎帝帝擁  
飛燕三夕不能接畧無譴意宮中素幸者從容問  
帝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  
禮義人也寧與女曹婢脅肩者比邪旣幸流丹浹  
籍嬖私語飛燕曰射鳥者不近女邪飛燕曰吾內



視三日肉肌盈實矣帝體洪壯創我甚焉飛燕自  
此特幸後宮號趙皇后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帝簿  
嫔上簿嫔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醇  
粹可信不與飛燕比帝卽令舍人呂延福以百寶  
鳳毛步輦迎合德合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  
顧斬首以報宮中延福還奏嫔爲帝取后五采組  
文手籍爲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曲沈水香  
爲卷髮號新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  
粧衣故短繡裙小袖李文襪帝御雲光殿帳使樊

嫔進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妬不難滅恩受耻  
不愛死非姊教願以身易耻不望旋踵音詞舒閑  
清切左右嗟賞之嘖嘖帝乃歸合德宣帝時披香  
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后唾  
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用樊嫔計爲后別開遠  
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合  
嫔諷后曰上久亡子宮中不思千萬歲計邪何不  
時進上求有子后德嫔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  
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謂嫔曰吾老是鄉



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嫔呼萬歲賀曰陛下真得仙者上立賜嫔鮫文萬金錦二十四疋合德尤幸號爲趙婕妤婕妤好事后常爲兒拜后與婕妤坐后誤唾婕妤衷婕妤曰姊唾染人絀衷正似石上華假令尚方爲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以爲石華廣袖后在遠條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謂帝曰姊性剛或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每泣下悽惻以故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侍郎宮奴鮮絳蘊香恣縱棲息遠條館無敢言

者后終無子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蘊香婕妤浴苳蔻湯傳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嫔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其姑爲馮大力妻陽華老歸馮氏后姊弟母事陽華陽華善賁飾常教后九迴沉水香澤雄麝臍內息肌丸婕妤亦內息肌丸常試若爲婦者月事益薄他日后言於承光司劑者上官嫵嫵撫膺曰若如是安能有子乎教后煮美花滌之終不能驗真臘夷獻萬年蛤不夜光珠彩



金文卷之十二  
五十一  
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  
婕妤后以蛤粧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  
帝謂婕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眎之美每旦令人  
忽忽如失婕妤聞之卽以珠號爲枕前不夜珠爲  
后壽終不爲后道帝言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  
曰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  
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  
一鋪沉水香連心梳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  
鴦萬金錦一疋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

含香綠毛狸籍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  
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羈  
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籍三幅七  
圓光雄肪髮澤一奩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  
毒箸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后  
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婕妤泣怨帝曰非  
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留二年輸爲  
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婕妤接帝於太液  
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中起爲瀛洲樹高四



十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  
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  
以文犀簪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  
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喻  
細嫋與相屬后裙髀曰顧我顧我后揚袖曰仙乎  
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  
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  
仙去不待悵然曼嘯泣數行下帝益愧愛后賜無  
方千萬入后房闈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爲綵號

曰留仙裙婕妤益貴幸號昭儀求近遠條館帝作  
少嬪館爲露華殿含風殿博昌殿求安殿皆爲前  
殿後殿又爲溫室凝缸室浴蘭室曲房連檻飾黃  
金白玉以璧爲表裏千變萬狀連遠條館號通仙  
門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博求術士求匪安却老  
之方時西南北波夷致貢其使者舉茹一飯晝夜  
不卧偃典屬國上其狀屢有光怪后聞之問何如  
術夷人曰吾術天地平生死齊出入有無變化萬  
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嫫弟子不周遺千金夷人曰



學吾術者要不淫與謾言后遂不報他日樊嫔侍  
后浴語甚謹后爲樊嫔道夷言嫔抵掌笑曰憶在  
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閏鴨水池上苦獺嚙鴨時下  
朱里茜姥者求捕獺猥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  
當飯以鴨姑怒絞其狸今夷術真似此也后大笑  
曰臭奴何足汗我絞乎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  
捷能超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  
幸時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埴擊  
鼓歌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爲

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爲姊來寧爲他人乎后怒以  
杯抵昭儀裙曰鼠子能嚙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  
其私足矣安在嚙人乎昭儀素卑事后不虞答之  
暴熟視不復言樊嫔脫簪叩頭出血扶昭儀爲拜  
后乃泣曰姊寧忘共被夜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  
雍姊背邪今日重得貴皆勝人且無外搏我姊弟  
其忍內相搏乎后亦泣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鷗釵  
爲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  
昭儀昭儀曰后妬我爾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爲赤



龍鳳帝信之大悅帝嘗蚤獵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常持其足樊嫔謂昭儀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比天與貴妃大福寧轉側伴帝就邪昭儀曰幸轉側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復動乎后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匕箸藥有苦口者非帝為含吐不下咽昭儀夜入浴蘭室膚體光發占燈燭帝從幃中竊望之侍兒以白昭儀昭

儀覽巾使徹燭他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豫約中出幃值帝即入白昭儀昭儀遽隱辟自是帝從蘭室幃中窺昭儀多就金逢侍兒私婢輒牽止賜之侍兒貪帝金一出入不絕帝使夜從奴益至百餘金帝病緩弱太醫萬方不能救求奇藥嘗得春邱膠遺昭儀昭儀輒進帝一丸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抵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衰衣視帝餘精出湧露汗被內須臾帝崩宮



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儀昭儀曰吾持人主如  
嬰兒寵傾天下安能斂手掖庭令爭帟帳之事乎  
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斃血而死

宋之問秋蓮賦

天授元年敕學士楊炯與之問分直於洛城西入  
閣每雞鳴後至羽林仗闈人奏名請龜契佇命拱  
立于御橋之西玉池清冷紅藻菡萏謬履扃闈自  
春徂秋見其生視其長覩其盛惜其衰得終天年  
而無夭折者良以隔礙仙禁人莫由窺向若生於  
瀟湘洞庭溱洧淇澳卽有吳姬越客鄭女衛童芳  
心未成採擷都盡今委以白露順以涼風榮落有  
期私分畢矣斐然願歌其事久之乃述秋蓮賦焉



若夫西城祕掖北禁仙流見白露之先降悲紅渠  
之已秋昔之齒莩齊秀芳敷競發君門闕兮九重  
兵衛儼兮千列綠蒂青枝綠溝覆池映連旗以搖  
艷輝長劔兮陸離䟽瀍兮裂轂交流兮相沃四繞  
兮丹禁三匝兮承明曉而望之若霓裳宛轉朝玉  
京夕而察之若霞標灼爍散赤城既如秦女艷日  
兮鳳鳴又似洛妃拾翠兮鴻驚足使瑤草罷色芳  
樹無情複道兮詰曲離宮兮相屬飛閣兮周廬金  
鋪兮璧除君之駕兮旖旎蓮之葉兮扶踈萬乘顧

兮駐綵騎六宮喜兮停羅裾仰仙遊而德澤縱玄  
覽而神虛豈與夫溪澗兮沼沚自生兮自死海沂  
兮江沔萬里兮煙波泛漢女遊湘娥佩鳴玉戲清  
澗中流欲渡兮木蘭楫幽泉一曲兮採蓮歌江南  
兮峴北汀洲兮不極既有芳兮莎城長無依兮水  
國豈知移植天泉香飄列仙嬌紫臺之月露含玉  
宇之風煙雜葩兮照燭衆彩兮相宣鳥翡翠兮丹  
青翰樹珊瑚兮林碧鮮夫其生也春風盡蕩爍日  
相煎天桃盡兮穠李滅出大堤兮艷欲燃夫其謝



也秋灰度管金氣騰天宮槐疎兮井桐變搖寒波  
兮風颯然歸根息艷兮八九月乘化無窮兮千萬  
年越人望兮已長久鄭女採兮無由緣何深蒂之  
能固何穠香之獨全別有待制揚雄悲秋宋玉夏  
之來兮翫早紅秋之暮兮悲餘綠禮盛燕臺人非  
楚材雲霞圖兮蘭爲閣金銀酒兮蓮作杯落英兮  
徘徊風轉兮哀哀入黃扉兮灑錦石縈白蘋兮覆  
綠苔寒暑茫茫兮代謝故葉新花兮往來何秋日  
之可哀託芙蓉以爲媒

元稹連昌宮辭

吉日兮辰良穆將踰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  
鳴兮琳瑯瑤席兮玉璫盃將把兮瓊芳蕙有連兮  
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袍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  
陳琴瑟兮浩倡靈僊蹇兮蛟服芳菲菲兮滿堂五  
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